

纵论历史

风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专家学术文库 第一辑

ZONGLUN LISHI FENGYUN

纳 麒 主 编

龙永行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专家学术文库 第一辑

纵论历史风云

纳 麒 主编

龙永行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纵论历史风云 / 龙永行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10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专家学术文库)

ISBN 7-5367-3624-X

I. 纵. . . II. 龙. . . III. 云南省—地方史—清代—文集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2281 号

责任编辑	岳灵玉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总) 53.375
字 数	(总) 1340 千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1000(套)
定 价	98.00 (全五本)
书 号	ISBN 7-5367-3624-X/C·45

主 编：纳 麒

副 主 编：杨福泉 李纘绪

编 委：马树洪 王国祥（孟翔） 向 翔

孙代兴 刘尚铎 李纘绪 郭大烈

韩 敬 谢远章 林洪根 郑晓云

李向春

执行编辑：郑晓云 李向春

江城子海南觀蘇祠

丁卯仲秋予出差過海轉道海南光游蘇祠於三涯居
角後觀蘇軾所鑿浮粟泉歸作驛夜不能寐
因填江城子以紀之

尖：南國氣氣氣駕驀驀腫過瓊津
椰影婆娑雲霧共嘉賓
極目雲搏枉浪繁長鯨歸去浮粟
怪微醺夢難成月三更蘇軾遺踪
此物淚沾巾宦海浮沉何足論
民
負病子知首

龍永行



九九年
月首

詞載《春城晚報》(1990年2月10日)，書法載《昆明日報》
(1990年4月21日)。

獲《中華當代書畫作品博覽》書法金獎



云南麻栗坡猛洞地区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抗击法国侵略者(画)。

龙永行摄(原载《云南画报》1984年第6期)



1985年8月,作者在友谊关(旧称镇南关)前留影。



1983年3~4月,作者不顾连天炮火和遍地地雷的危险,深入猛洞扣林地区,调查滇东南各族人民抗法斗争的事迹。



2003年作者为友人书写的毛泽东诗词。



1985年8月，作者与王也平、杨志本、唐上意合影于钦州冯子材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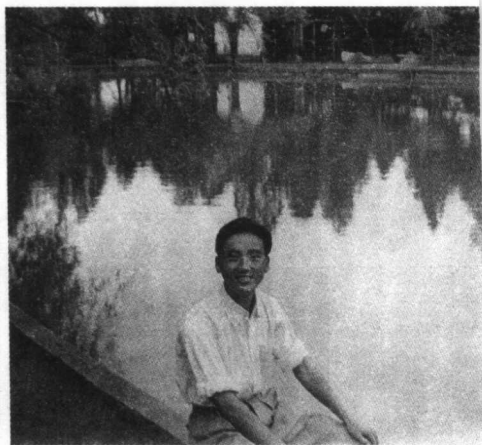
1987年10月13日，作者与孔祥祚、袁任远、杨道合影于广西钦州三宣堂(刘永福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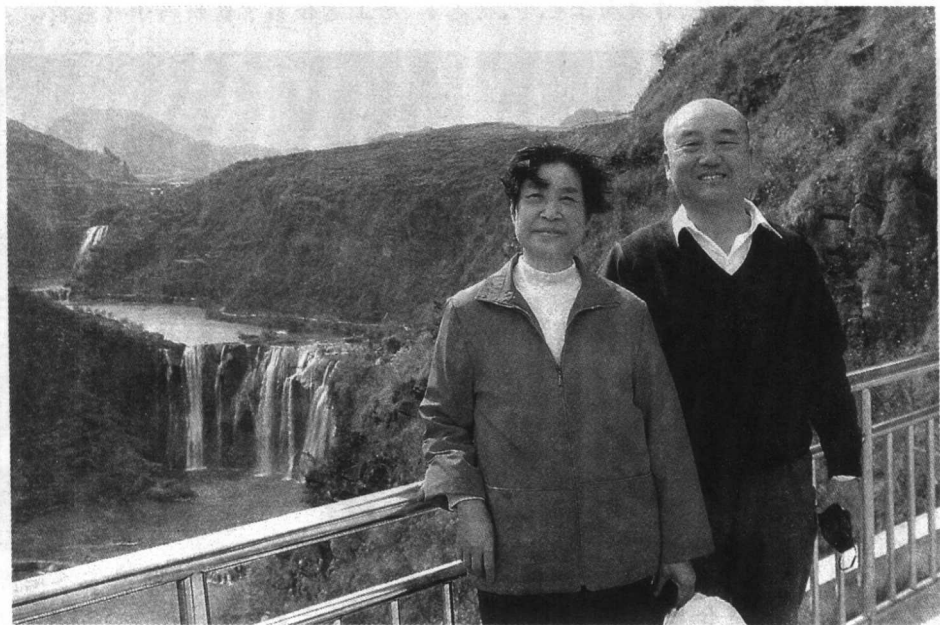
南越关前离别情，切磋学术谊海深；他日风云重聚会，惊雷震宇是斯人！
——题1985年夏与姚辉、唐上意合影



1986年12月,作者在庆祝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上。



大学时代的龙永行(1960年5月)



老伴杨先碧,是作者最敬重的批评者之一。

目 录

驳越南陈辉燎等人对中法战争性质的歪曲	(1)
再论刘永福	
——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9)
马江海战六题析辨	(20)
列强的干预与中法战争的结局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33)
赫德的调停与中法和约的签订	(44)
中越界务滇越段会谈及勘定	(59)
《万福攸同碑》与滇南都龙边地的变迁	(74)
中缅界务始末	(86)
略论中法战争中的滇军	(100)
宣光、临洮战役初探	(113)
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	(136)
评中法战争中的杨玉科	(160)
苗族首领项从周抗法述评	(173)
中法战后的法国与云南	(185)
目前中法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14)
论中法战争的历史经验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222)
明清时期的中越关系	(237)

近代中越宗藩关系刍议	(251)
杰出的回族改革家赛典赤	(267)
孙中山与越南革命	(282)
二战的反思：教训与经验	(289)
论发展我国的海洋战略	(301)
古代蒙自地区文化概览	(315)

驳越南陈辉燎等人对中法战争性质的歪曲

19 世纪 80 年代发生的中法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周年了。近年来，越南史学家陈辉燎等人竟然歪曲中法战争的性质，借以对中国人民进行恶毒的攻击。对此，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回答是完全必要的。

是中国侵略越南吗

陈辉燎等人说这次战争是“中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越南，进行‘狗咬狗’的战争”^①。这话的意思很明显，无非是表明中国和法国一样，同是帝国主义，是对越南进行侵略。事实是这样吗？

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它没有也不可能去侵略它的邻国，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说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与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并且侵略越南，这不仅是对社会发展阶段概念的有意混淆，而且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和对中国人民的恶意诬蔑！

众所周知，法国一百多年蓄谋进军越南，其目的不仅要征服越南，同时要进一步侵略中国。越南的存亡，同中国的安危息息

^① 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印度支那研究》，1980 年 12 月 1 日，第 113 页。

相关。中国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出兵援助越南抵抗法国的侵略，是完全正义的行动。

1883年，越南国王面对法军的入侵，曾致书于清廷，请求派兵援助：“兹法国全不顾名义，肆其蚕毒，深恐下国兵力单虚，难以抵御。现情紧迫，将谁因极；字小恤患，实为上国是赖。辄此具由布达，统惟贵大人钧照，特派海道水军轮船并接界陆路营兵，迅来下国应援。”^① 越南政府贴出布告说：“中国来帮助安南打法国，像父亲帮助他受伤的儿子一般。”（马罗尔撰：《李维业远征记》）当时广大的越南爱国官员士民，对于中国派兵援越抗法，莫不欢欣鼓舞，喜形于色，并抱着很大的希望。越南原山兴宣总督充协统军务阮廷润等二十三名越南官员士民联名写信给清政府，说：“三十年来，所被法匪侵扰，承天朝……不忍弃绝置之水火，大师出关垂援，下国老幼男妇莫不奔走迎接供役，乐以忘劳，曰‘天朝将有大造于我南也。’”当中国军队在越南军民的配合下，取得战斗胜利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地说：“庶其复见天日乎？”后来，中国军队奉命撤出越南，法国侵略者压迫越南“以不可忍受之事”时，越南国王一方面委陪臣黄佐炎、阮光碧等赍捧国书，取路广西、云南，向清政府求援；另一方面，又命令阮廷润等“纠集北圻忠义绅豪，随机战守，且料理粮储，以待天兵”。他们翘首以望“大兵早出，天日重临，岂惟下国王，其下国庙社之灵实嘉赖之！”^② 这些恳切的言词，表达了越南人民强烈的心声。

冯子材“统军赴龙，桂、越军民闻其至，若得慈母，称为‘冯青天’。越官、越民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其军出关后，扶老携幼，箪食壶浆，

① 《越南国王咨呈》，载《中法战争》（二），第526页。

② 《会办中越勘界事宜周德润等奏摺》，载《中法战争》（七）第484~486页。

来相犒问，愿供办军米，向导先驱，助官军剿除法人……”^①冯军进军北宁，“越地义民闻风响应，越官黄廷经纠北宁等处义民立忠义五大团，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作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在越南人民的心中，中国军队是打败法寇，使他们“复见天日”的“天兵”；是“大造于我南”，可以“嘉赖”的“大师”；是“万民戴德，朝廷倚俾”的“长城”（李健儿：《刘永福传》）。

在作战过程中，中国军民与越南的爱国军民一起，团结战斗，这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就以黑旗军击毙法国侵略军头子安邨一役来说，它的胜利，使“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罗惇齋撰：《中法兵事本末》）黑旗军第二次击毙法国侵略军的头子李威利以后，敌人龟缩河内，惶惶不可终日，“日则行坐共见心寒，夜则熟睡亦多惊跳。彼兵头暗以硫磺冲酒，以期壮胆。”^②许多法国士兵“情甘回国入狱，不再为兵。七画（指法国的将军——引者）无可如何，只得听去，归者凡三百十数人。”^③法人连战连败，“一闻公（指刘永福——引者）名，心胆俱裂，不敢回首一视。”（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冯子材率两广战士，在谅山激战三昼夜，大败法国军。是役，“炮声震天，山谷皆鸣”，“枪弹积地盈寸”，冯“独当中路于前敌”，“持矛大呼，跃出；诸军将领见冯如此，俱感奋力战……关外游勇、越民千余人，闻冯亲出战，皆自来助战，伺机邀击……阵斩三画、二画、一画数十级，歼真法兵千余。”冯军乘胜前进，连克文渊、长庆，敌人闻风丧胆，凶焰大挫，一夜数惊。

① 《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摺附片》，载《中法越南交涉资料》。

② 《徐延旭来往函牍》，载《中法战争》（二），第433页。

③ 《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奏据越将刘永福禀报军情片》，载《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

时人说谅山之战是“洋人自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之大败者。”（无名氏：《克复谅山大略》）

当时的一个法国军官写道：“在我们的脚下，敌人（指中国军队——引者）从地上的一切缝隙出来，手执短戟，开始了可怖的混战。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十倍、二十倍。他们从我们的四周一齐跃出。所有官军和士兵都被围、俘虏。敌人由各方面射杀他们。”（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谅山之役以后，法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向河内方向狼奔豕突。法军司令爱尔加明不得不下令，“把六门口径四公分的山炮抛进洼池内，把食粮毁坏，把所有钱财都入于淇江。”（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

中国军队在越南之所以不惜牺牲，英勇作战，是因为他们深知肩负着越南生死存亡、中国安危休戚的重负。对于中国军队，特别是对于刘永福所领导的黑旗军在越南的援越抗法正义行动，不少越南史学家曾作过正确的评价。越南章收、明洪在1962年第六期《历史研究》上，发表《刘永福在越南人民抗法斗争中的地位的评价》，提出“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地位来评价刘永福。”指出当时越南面临亡国的危险，而刘永福“从一开始就站在越南人民一边”，并且一直到后来“仍然忠诚于越南人民的抗法事业。”因此，对刘永福应该作出“正确的评价。”

陈文甲在1958年出版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一书中，指出刘永福“同情人民，拯救人民，不为个人利益而与外人勾结。”苏忠在1962年第5期《历史研究》中，发表《对刘永福在越南人民抗法斗争中的地位评价》。陈文饶在1958年出版《北圻抗法》，赞誉刘永福是“越中两个民族团结战斗的维系人”；是“越中两个民族战斗联盟的代表。”

但是，这些正确的评价，近年在越南却不时兴了，为了迎合政治上的需要，白的竟然说成黑的，中国军民援越抗法的正义行动却被说成和法国进军越南一样的“侵略”。陈辉燎等人这样颠

倒是非，不仅完全混淆了侵略与反侵略、奴役与反奴役、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且把用鲜血支援越南的中国军民视若仇敌，其立场不是站在与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为敌的方面去了吗？

黑旗军是流寇吗

陈辉燎等人还对援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勋功卓著的黑旗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骂他们是“抢掠人民的流寇”，“损伤了越南人民的感情。”^①事实真象是怎样的呢？

1865年刘永福率黑旗军三百余人，避开清军的围攻，进入越南。翌年，刘永福用计杀死了“狠恶异常，惨无天日”的白苗头目盘文义，为越民除了一霸。接着，又相继惩办了作恶多端、横行乡里的大小头目数十员。由此越南人民十分感激，刘的声威也传布全越。1870年，刘率部抵保胜，在越南人民的支持拥护下，打败了在“各处关卡，抽丰甚多，强横霸收”的保胜土霸王何均昌。此后，刘又用五至六年的时间，同越南政府军、清军一起，消灭了勾结法寇、引狼入室的黄崇英所部。

盘、何、黄等是勾结法人、鱼肉乡里、称王称霸、连越南政府也无可奈何的土皇帝，黑旗军代表了越南人民的利益与要求，一举而平之，安定了越南的社会秩序，赢得了越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甚至“十州（越之羁縻州，属兴化，包括三猛——引者）土酋亦颇畏咸受约，咸属其子，父呼刘焉。”（唐景崧：《请缨日记》）为此，越南国王屡次颁谕嘉奖，三圻各人民团体和官员亦纷纷称颂刘之功德，有“得公来除巨患，万民感激，朝廷倚若长城”之语（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

黑旗军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势不两立的。在越南北部的数

^① 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印度支那研究》，1980年12月1日，第113页。

次战役中，黑旗军不仅重创侵越法军，打乱法殖民主义者的征服越南的计划，而且当法国侵略者在战场上不能取胜，企图用百万重金来换取黑旗军撤离保胜时，刘永福斩钉截铁地回答：“银则我不敢受，但要我先行他徙万不能！”（黄海安：《刘永福历史草》）他无情地揭露法国“虐越南”、“欺中国”的滔天罪行，说他们“毒比长蛇，贪逾封豕”，“攻掠越地，荼毒越民”。他庄严表示：“我与贼义不俱存”，决心“必使东京（指河内法寇——引者）之余孽扫荡无遗，西贡之腥闻湔除净尽。”（《越南三宣提督刘誓师檄》）

1906年，当刘永福快七十岁的时候，越南的爱国志士潘佩珠等到广州还专门拜会了这位二十年前的抗法老英雄。潘深有感触，“余因忆法兵两次取河内城，使无刘团，则是我人无一滴溅敌颈者！彼不可谓难乎哉！予此时崇拜英雄之心，不觉为刘倾倒。”（潘佩珠：《潘佩珠年表》）

以上就是黑旗军在越南的活动和越南人民对黑旗军的反应。哪里有什么“抢掠人民的流寇”、“损伤了越南人民的感情”的影子呢？可是，近年来越南不仅炮制了一些别有用心“调查资料”，而且竟然将已被证实为恶意诬蔑的“记载”重新抛出。在这些“调查资料”、“记载”里，黑旗军竟是一帮杀人放火、奸淫虏掠的匪徒。借此来蛊惑人心，煽动民族仇恨。然而，自诩为马列主义的历史学家、越南民族利益的代表陈辉燎等人，不正是对越南民族所进行的神圣抗法斗争的攻击和背叛吗？

为何视而不见

事实很清楚，侵略越南，在越南土地上烧杀抢掠，并使越南沦为殖民地的，是法国帝国主义。我们从法国殖民主义分子百多禄、土尔克、安邨等人的材料中，已经看出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我们再看看战争中法国人在越南的所作所为。1885年1月5日，一个法国侵略军的士兵，在给他父亲的信里写道：“（越南）整块国土完全焚烧，遍地鲜血淋漓。沿着我们急速行军的路线，各处的村庄都给烧掉，巨大的黑烟柱，直冲天空。人们可以看见田野皆被人畜牛猪所蹂躏，他们见火狂奔，慌乱地逃避，有时见安南人尸首横散道上。”他继续写道，“我们用我们的镰刀、大斧和冲锋兵的短刀，破门而进。进屋后，便谈不到秩序，谈不到阶级，已无所谓指挥统属，各伍各队全都变为寇盗劫匪。每人各为自己抢劫。海军的步兵，寻找肥猪、小牛、小鸡，我则在各庙寻觅古董，然皆徒劳而无所获，因为这些东西，已早被人拿走了。惟小冲锋兵尚以短枪柄四处敲击，冀获银洋钱币。抢劫毕，则付之一炬，几无余烬。所有捕获的安南人，一律枪杀不赦。”他坦率承认：“两日以来，我成了这些凶杀的凶手。这些凶杀是在三色旗影之下，穿着文明职员的制服进行的。人们命令我及其他十二人，枪毙九个安南人。我去执行了三次。第一次，我的三个安南人一齐倒下。第二次一样。但是第三次，两人已毙，第三者系年龄至少有六十岁的老人，只腹中及颈上各受一弹，但尚活着。他僵卧两手之上，满面皱纹，摇头，两眼注视着我，向我哀求。我怜悯他，但仍装实子弹，走近一步。老人注视着我不已，我把枪对准了他的额部，拉了枪的发动机，他的整个脑子跃出，一只眼飞跑了，但是他的另一眼则大大张开，继续注视着我，印象极为可怕……”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可怕而又触目惊心的景象！这就是一个所谓去担任文明代表的侵略分子的自供状。陈辉燎等人却为什么睁着眼睛装作看不见呢？

关于中国军队和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中对越南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五六十年代的越南史籍中曾作出比较正确的反映。陈辉燎也不例外。如他在1957年写的《从诗文看越南革命运动》一